

《光蠟樹下的父子時光》

在台東生活，最不用擔心的就是「趕時間」。這裡的時鐘彷彿走得比台北慢了幾格，街道寬寬的，路邊的風景也不是用來路過的，而是用來生活的。

現在的我是一名高一生，每天清晨騎著單車往學校去時，雖然我的路線不會經過那片觀光客愛去的森林公園，但我總習慣繞過幾條熟悉的巷弄，避開早晨通勤的機車潮。這種「慢」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去觀察周遭的小生命。台東的自然並非只存在於課本的照片裡，而是在我每天上學的路邊，都必經的一幕場景。

這種新奇且慢活體悟，並不是升上高中之後才有的感受，而是我從小跟著老爸，在那些只有我們知道的秘密基地裡，跟著那些六隻腳的「鐵甲武士」學來的。

台東的夏天，靈魂絕對是躲在樹幹上的「獨角仙」。我還記得國小的時候，每到六、七月，我的心就不在教室裡了。那時候，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老爸。老爸是個愛冒險，探索的人，時常趁放假期間去森林公園探索，對於哪棵樹有蟲、哪些是很多蟲卻沒人知道的地方，他比任何人更了解，熟悉。每到週末下午，或是放學後的空檔，老爸只要一聲令下：「走，去巡一下。」我就會立刻放下手邊事情，與他一同漫步到森林公園。

獨角仙最喜歡聚在光蠟樹上，我們台東人習慣叫它「雞油樹」。這種樹的樹皮平滑，受傷後會流出甜甜的、帶著發酵味道的樹汁。對昆蟲來說，那裡就是山林裡最高級的「深夜食堂」。老爸教我，找獨角仙是有訣竅的，不能急，更不能大聲嚷嚷。要輕輕地靠近樹幹，屏住呼吸地觀察——通常你會先看到樹幹上有幾道深褐色的、被啃食過的縱向痕跡，那就是牠們留下的「用餐紀錄」。老爸總能一眼在雜亂的樹影中，精準地看到那塊閃著深褐色光澤的小點。那種混合著泥土氣息與樹汁微酸甜味的空氣，就是我童年跟著老爸冒險的味道。

我永遠記得第一次親手抓到獨角仙的感覺。那是在一個雨後的傍晚，空氣濕濕悶悶的，我跟在老爸厚實的背影後面，在一棵老光蠟樹的高處看到了一隻壯碩的雄蟲。牠那支分岔的犄角看起來威風凜凜，在夕陽下閃著像黑曜石一樣的光澤。我那時候個頭小，只能墊著腳尖，顫抖著手想去抓。獨角仙的力量大得驚人，牠那帶著倒鉤的六隻腳死死地勾住樹皮。因此我就與牠搏鬥了好一陣子，老爸在旁邊沒急著出手幫我，只是淡淡地告訴我他抓蟲的訣竅：「抓牠的角，慢慢拔，不要硬拉，不然牠的腳會斷掉。」

當我終於費盡力氣把牠取下來，放在手心時，那種沉甸甸的重量感，還有牠腳尖刺在皮膚上的微痛感，讓我興奮到全身起雞皮疙瘩。老爸看著我，雖然沒說什麼讚美的話，但他嘴角露出的那一抹微笑，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完成了一種神聖的「男人間的傳承」。我們父子倆會讓獨角仙在手臂上爬，老爸那粗糙的手掌像是一座大山，獨角

仙在上面爬得特別安穩。有時候，我們會看著兩隻雄蟲在樹幹上為了爭奪地盤而互相頂撞。這時老爸會跟我解釋，這是大自然的生存競爭，強壯的才能留下——那是我們父子之間，最安靜也最熱血的對話。

然而抓蟲也不是每次都順利。有時候我們在烈日下巡了好幾個點，卻只能看到幾隻被鳥吃掉剩下的翅膀殘骸。我那時候就會很沮喪，覺得白跑一趟。老爸卻會找塊石頭坐下來，看著遠方說：「這就是生活啊，哪有每次都給你抓到的。蟲也要休息，人也要休息。」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原來「慢活」也包含了一種對結果的豁達——在台東，你不必急著去佔有什麼，能有這個過程，就已經是收穫了。

有一次，我抓到一隻特別大的獨角仙，想帶回家養在箱子裡。老爸卻看著那隻蟲，對我說：「牠在這邊有樹汁喝、有老婆找，你帶牠回家吃果凍，牠會快樂嗎？」看著老爸那雙看透世事的眼神，我最後親手把那隻「戰利品」放回了樹幹。我看著牠振動內翅，發出「嗡嗡」的低沉重音，飛向高處的樹冠。那一刻，我心裡雖然有點不捨，但卻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舒暢感。

坦白說，進入高中後，生活變得很不一樣。參考書堆得像山一樣高，每天有背不完的單字和算不完的題目。同學之間討論的是等等要考甚麼，哪款遊戲好玩。但每當我覺得壓力大到喘不過氣時，我會想起老爸帶我巡樹的那些傍晚。雖然我的上學路線不會經過森林公園，但每當我騎車經過那些長滿雜草的小路，聞到樹木的味道，我就會想起老爸教我的「山林哲學」。

老爸讓我明白了，在這個快節奏的世界裡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「戰場」。獨角仙為了生存要戰鬥，我為了學業也要努力。但戰鬥之餘，要懂得慢下來，懂得欣賞路邊的風景，懂得跟自然「共舞」。現在的我，依然會在夏天去巡視那些熟悉的光蠟樹，雖然老爸現在比較忙，不一定每次都能陪我去，但我已經學會了他的眼神。我學會了在不打擾的情況下觀察生命，並發現當你慢下來，你會看見每一隻昆蟲都有牠的生活節奏。牠們在台東這片土地上，已經跳了幾千年的舞，我們人類只是偶爾加入的觀眾。而這種「與自然共舞」的謙卑，是老爸給我最好的禮物。

如果有人問我，在台東長大跟在城市長大有什麼不同？我會說，台東給了我一顆「安靜的心」，還有一個用行動教我認識生命的老爸。我依然記得那隻深褐色、閃著光澤的獨角仙，牠是我童年與老爸之間的連結。牠教會了我觀察、教會了我勇氣，更教會了我在這片最慢的土地上，如何活得像一個真正的台東人。未來的路可能還很長，我或許會離開台東去讀大學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閉上眼，就能看見我與老爸快樂的時光，就能聞到光蠟樹液的味道，就能感受到那份回憶。